

儒

宗

理

要

序

自渾沌開闢至今莫

不有物焉爲之主宰故分而爲三才合而爲一理此

漢晉唐稱儒者紛紛皆以  
文章名世或以勲業濟時  
若夫剖三才之秘義晰理  
學之精微道莫過於宋宋

同此心同此理而通天徹

地盡人盡物使萬古之乾

坤不毀千聖之道脉常存

職此而已自孔子而下歷

橫渠先生後裔膺文宗之  
任而深於理學克紹先傳  
因討論五子之書詳其奧  
妙究厥指歸由博反約集

莫過於濂洛關閩之數子

者乃直接孔孟之傳而于

百世後學之宗主也奈世

風漸薄而儒道日衰昔之

學者以問業爲進德之基  
而今人視爲梯榮之徑卽  
讀四子書昔人以是爲明  
心見性之籍而時俗視爲

工章句拾青紫之先資儒  
術之不真理學所由晦息  
也理學之晦息人心所由  
邪僻也惟我西山張子爲

理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無一息不昭著天壤間而獨蘊含發越于虛靈不昧之人心故儒者之學

成理要用是彰明教術提  
醒人心而挽回世道猗歟  
休哉昔橫渠先生自稱繼  
孟子而以道自任我張子

又將繼橫渠而復明此道  
矣詞約而旨深義簡而居  
要使讀者既不苦於泛濫  
而皆可得其本原蓋瓊瑤

以寡而奇積礪以多爲賤

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

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

備舉所願讀是書者以身

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  
於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將  
見理學明而人心正繼前

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

端有賴於此矣厥功豈淺

鮮哉

賜進士狀元及第太子太保

特荷

天恩存間原任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前吏部右侍郎  
兼秘書院學士右春坊右

中允秘書院脩撰壬辰會  
試分考

順治戊戌中秋望前二日

治年弟呂宮拜撰

序

督學張西山先生家于燕而祖貫閑  
中為宋橫渠先生之裔富心理學有  
年邁達

今上重道崇儒興賢造士廣厲學宮  
一惟尊經翼傳是務期于化民成

俗一道同風謂科目帖括之文詎足  
闡義理賢聞與乃論次先儒所著述  
集其大成林之標準斷以周張程朱  
五子功在継往開來是謂儒宗刪定  
其書名曰理要以詔後之學者刻旣  
成命廷鑒徵一言序述所以明道溯

人之意廷鉞散以不文辭蓋自  
童年讀中庸至仲尼述堯舜  
竊疑布衣何以上接帝王之統  
戒懼慎獨意即危微精一之傳  
既從一二先達指授濂洛閩閈  
微旨稍窺見吾儒學問本源

天地有太極主靜立人極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體上相承綱宗要  
旨不出數言以是宗要博觀古今  
詣儒之說若大海之有指南而羣  
星之皆拱北矣夫五子起于宋代  
嘗五季之後而絶千年絕與子良繇

藝祖洞開重門正如我心二語實開  
其先今幸

朝

廷表章聖學先生于城儒教俾五  
子之書揚日月而麗中天學者知  
所指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人倫立事何多讓焉昔孔子

至聖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  
近惟顏曾獨得其宗漢以後諸儒  
繁星燬朱列代不乏人至五子幾于  
二曜無他理居其要焉耳先生  
挈望以示人之識要以立乎其大俾  
世間聰明才智之士不至穢布帛

茲粟為無奇而流于玄虛寂滅  
之弊蓋有實理然後有實學有  
實學然後有實用文章空垂不  
朽政事必有可觀使其得志當  
令萬物得所惟其用心無非三  
代以上盡人以合天因流而贊

化即以追唐虞之盛不難矣子輿  
七篇功不在禹下繇闡楊墨而正  
仁義也先生儒宗理要一書功名不  
在子輿氏下有識者必以為知言

蘭陵後學楊廷鑑敬書

序

學之不明也士有利欲之溺有  
聞見辭章之溺有意見之溺有  
異學之溺溺已因以溺人相溺  
於利欲者忘身相溺於聞見辭

章者喪志相溺於意見異學者  
亂天下哉救其溺而反其喪也  
如之何亦曰治之以五經而已  
矣五經之在天下也如揭日月  
而行孰為翼之周程張朱五子

之書是也自帖括取士以來士  
習日下有能通經若漢儒者渺  
矣况翼經若五子者乎其書具  
存其人皆可師百世在乎上之  
人有以表章之表章其翼經者

而經明經明而天下治若夫紹  
絕學之心傳通聖人於寤寐亦  
未有舍五子之一脉而能溯源  
於洙泗者也

西山玉甲張公來視學吾與六

條之示甚切異端邪說禁甚嚴  
既行之三季矣而尤念士皆儒  
也儒得其宗而偽者屏儒之言  
皆理也理得其要而雜者除於  
較士之餘取五子之書而訂之

研之擇之區之有總序有分序  
有論有說有緒言無非昭揭乎  
理之所為一與儒之所以一者  
讀之如得指南而遊學海五子  
之書不患其浩博又如秉列炬

而入義府五子之書之蘊繇此  
而發揮其開示來者繇五子以  
會五經學術醇而人心正端必  
賴之矣夫督學者之于士以法  
制閑之孰若以理義誘之以理

義誘之而油然生其悅則法制  
有不閑而閑之化豈非作人之  
盛事歟三吳才敷士之好讀書  
者非不多但讀書而不得其要  
領故浸淫以至於溺溺而思反

仍在讀書讀書而歸之儒宗理  
要之書則讀書即以復性耳先  
忠憲一生學力主于天性上不  
加毫末此理之所為一與儒之  
所以一也向輯朱子節要以續

四子近思錄令得公此金書而  
厥懷乃大暢矣五子中橫渠先  
生為公十七世祖公表先生之  
學曰苦心力索與周子不同者  
人皆知之而超然自得直造精

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嗚呼闡明祖德悠悠孝思讀是  
書者亦可以感公之歎於誠而  
宣為教也已

治錫山同學弟高世泰頓

首謹序

序

儒宗理要者今

文宗西山張公所輯周張程  
朱五大儒之書以教天下萬  
世者也公裔接橫渠紹聞衣

德約五子全集之繁益廣近  
思之未盡倡明絕學扶進人  
心功至偉矣竊聞之儒者需  
也孔子以師之聖爲人所需  
與皇帝王之爲人需皆儒也

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  
亦儒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  
謂儒孔子論儒行詳矣又曰  
爲君子無爲小人斯辨儒之  
祖歟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要紺其指矣儒術之岐昉自  
秦漢抑其徵也宋興七十年  
周元公出自江都河汾來又  
各五百年繇孔子而來則旣  
千五百年矣然後開源於洛

關中翼之至徽國而夢者彌  
昌晦者彌著大儒之難地如  
此雖然先後一儒也古今一  
理也人自以其理爲理則不  
衷於理不衷於理則各自以

其儒爲儒而不壹乎儒楊陸  
二山豈不贊者顧論太極爲  
莊老疑西銘爲兼愛介甫子  
喚<sup>以</sup>未易才也當其推先周子  
深語退思贈言全德有莫逆

焉卒於二程一往佛異又奚

怪乎談易之林栗恚而肆詆

於正心誠意之紫陽哉今夫

嶽有四而岱爲宗瀆有四而  
河爲宗謂夫流派之所共也

周子似顏張子似孟或以默  
契或以深苦安勉微殊其底  
於粹精一也二程之學或推  
純公純公天勝固近於周正  
公十八上書較簿郵之年未

嘗不少豈非夙成何獨神明  
大程哉大程性寬而規廣次  
程方矣密矣造德異而至道  
同世有竝大程於周子者卽  
於次程烏得不竝大程也文

公旣紹二程棄其勝大專思  
實踐著述弘多更覃精於註  
釋至於太極西銘力疾不廢  
啓後之功開先塗烈矣學者  
目眩經史之全手復棘乎文

集語類之浩汗雖於集註猶  
弁而棄之視濂洛之言不足  
乎攻也此無他不明乎理斯  
見異而遷不舉乎理之要故  
見理而不入也系儒而迷其

宗不亦宜乎今觀五大儒之書周張約矣周更約於張程朱博矣朱更博於程於其約者純以守之於其博者精以擇之然後足以續往聖迪來

學當吾世而屹然茲任者非  
公疇屬哉史記傳儒林歷代  
仍之洎乎宋史始標道學明  
道之所存也嗟夫此吾儒之  
統所繇更數百禩而未墜於

地者也論者又謂乾德間五  
緯集奎天子特於戴記中表  
章學庸時賜諸臣權輿風厲  
不數傳而儒益顯公率祖攸  
行窮理規要會當授戈講藝

之日淑已淑人五大儒而後  
西山振其宗矣

雲間包爾庚長明氏拜撰

儒宗理要序

天地古今一理而已天地古今之理一儒而已自大道晦而三教之名儼然竝稱孔孟衰而諸子百家雜沓竝進天下且不復知所謂理所謂儒夫理者先天地生萬物而

儒者贊化育參三才者也故天地  
間一日非理則不可以爲天地而  
一日非儒則不可以爲人彼世俗  
之儔無論矣卽號爲聰明才智者  
日誦習四書五經而不知此卽身  
心性命之資齊治均平之道惟研

求帖括精工文辭以弋取科第尤  
可異者以爲道在科第之外因并  
在四書五經之外離去經常尋求  
恍忽或流于玄默或墮于空虛甚  
且自誣先聖以爲曾師二氏甘爲  
之下而不惜嗚呼人心之惑如此

其奈之何哉夫人心不明理學之  
不彰也理學不彰儒術之不著也  
能鱗竊深憂之今

天子聖明聿興文治謝遣西域之使  
稱佛來朝者設

先師木主于內庭弘德殿橫經論道

崇禮師儒脩國學衍孝經凡所以  
課士興賢無不臨軒親命根本性  
原夫

朝廷欲一道德同風俗而奉

天子命來校多士顧不能承德意以  
宣教化豈所云恪共厥職者乎能

鱗不敏幼讀

先橫渠諸書卽探求理學期以自  
淑淑人今得稍行其志意欲大集  
羣儒之言發明全體之理恐博則  
不精泛則寡當竊謂古今先後之  
儒皆儒也而儒必有其宗天地萬

物之理皆理也而理必有其要若  
周張程朱五子者上以續往聖不  
傳之緒下以開來學入德之門自  
孔孟後以儒而言則固儒之宗也  
舉五子則凡爲理學而稱儒者皆  
可卽此該之矣又其爲書弘深浩

博粹不勝粹而其間亦不無應酬  
游衍之作雖無非妙理而非其要  
因僭刪之存其什一以爲理要則  
凡窮天下之理者又可卽此而通  
之矣學者試舉而觀之讀通書則  
太極陰陽表裏洞徹可以破誕謾

虛無杳冥昏默之惑讀西銘則乾  
父坤母萬物一體可以樂知白守  
黑知雄守雌之偏其若定性何學  
諸篇則心性明而學術正觀心大  
紀諸作則本原徹而異學清凡天  
下之外吾儒以爲學者皆非學也

外吾儒之理以爲理者皆非理也  
而天地古今之道一以貫之矣學  
者其可弗盡心乎

順治戊戌夏後學西山張能鱗敬書

儒宗理要凡例十二則

一五子書向有全集行世然卷帙浩繁約共二百六十餘卷貧士力不能致卽能致往往不能終讀今約爲二十餘卷以便貧士且以便世之讀是書者一周張二程四子向經朱子與呂伯恭先生採輯爲近思錄此集似贅然近思錄卷帙太簡讀者每憾管闕又朱子文集語錄多未輯入則於五子爲未全是集惟以廣近思而全五子也

一五子之輯詳略不同蓋周子之書純粹以精不可復刪况易通一書元屬未備方患其少豈容復有去取若橫渠公則惟去易說如朱子之易學啓蒙可另集行世也程之刪多於張朱之刪多於程非程朱之多疵也其書愈博則其擇當愈精耳

一集中程朱之集分類周張不類者簡則不可類也近思錄雖周張亦分類然以簡從簡則可類茲集則稍詳矣鱗於五子皆欲務其全而勢有不能程

朱之類皆不得已非近思之比也

一程朱集皆分類其復有不同者程之文集經解爲簡於朱簡則不能從類故莫如分別而輯之爲善也至於分類命名亦有不同者朱之書較程爲博博則無所不可取裁故可以惟吾所類若程亦拘此類則所缺者多矣故莫若就簡分類之爲得也一集中文字如朱子封事之類本應全錄不應類分但封事所言非一端而其多至於累帙不得不分

以就類者亦勢也讀者若欲觀其全篇則有全集  
在

一集中文字語錄惟朱子最多收之不勝收茲集止  
取其關係極大者存之雖有遺珠未暇惜也然亦  
有表彰功業論略古今而類所不能收者復爲類  
餘一卷總以見朱集之弘博精深未易輕於去取  
耳

一集中文字槩不用註釋惟義有難通及綱領事目

間註釋之如太極圖西銘正蒙之類是已其餘不能多載限於卷帙學者當自求之耳

一集中文集語錄雖有去取而其存者一字不敢竊易卽有闕文疑案亦仍原書之舊明敬慎也

一周程張朱世人向有是稱全書次第似當仍之今考橫渠公世數先後與二程同時而於二程復爲表叔則次居其後或二程所未安也今定以周張程朱爲次亦揆之於理耳

一是書之成擬名爲五子書而坊刻向有五子全書  
則老莊荀列淮南也吾儒之所以尊於天下萬世  
者正與諸子不同豈容復混特名之曰儒宗理要  
使讀者顧名思義觸目警心識者詳之

一是集始於丁酉之秋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讎鳩  
工剞劂凡八閱月欲明先聖之統務盡心手之勞  
佐予成者婁江陸子道威慈水姜子桐侯剡溪姚  
子代人西冷趙子積生也道威名世儀諸生高隱

精理學有品行桐侯名晉珪直節松槃先生冢孫  
嘗舉明經飭躬力學代人名工亮予戊子所取士  
自期古處能守身以事其親積生名驪淵予任武  
林時執經問字皆深心斯道者也無忘共事因并  
識之

能鱗白

儒宗理要總目

周子

序

本傳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卷之二

通書

附緒言

太極歌

張子

序

本傳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上

卷之三

正蒙下

卷之四

理窟上

卷之五

理窟下

卷之六

語錄抄

文集抄

拾遺

附緒言

天地之師論

二程子

序

本傳

語錄姓氏

卷之一

文集

卷之二

經解

卷之三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四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五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六

遺書外書類編

附緒言

論定性書

朱子

序

本傳

語錄姓氏

卷之一

格致類文集

卷之二

格致類語錄

卷之三

誠正類文集

誠正類語錄

卷之四

脩齊類文集

脩齊類語錄

卷之五

治平類文集

卷之六

治平類文集

卷之七

治平類語錄

卷之八

天道類文集

卷之九

人道類文集

人道類語錄

卷之十

禮樂類文集

禮樂類語錄

卷之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卷之十二

經史類語錄

卷之十三

諸儒類文集

諸儒類語錄

卷之十四

與學類文集

與學類語錄

卷之十五

類餘文集

類餘語錄

附緒言

居敬論

正學論

學術之岐。始於秦漢。秦漢以上。道止一儒戰國。縱橫而百家興。漢室中衰。而佛老盛。自是以後。各道其道。非吾所謂道矣。賢者憂之。故唐昌黎有原道之文。宋歐陽有本論之作。皆以指示來學。啓廸沉迷。二千年來。賴茲一炬。能鱗學問不及五子。文章不及二公。旣冒昧輯書。而復諱諱爲此贅論。得無重爲學者所笑乎。然嘗流覽天下之士。竊觀天下之文。憂之深憫之。

切而終不能已於言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達云者，取其足以發揮吾心，載天下之道，不至流爲詖淫邪遁之歸也。夫自古至今，操觚者多矣，而秦漢以來，言詩者必推李杜，謂之正派，言文者必推韓歐，謂之大家。蓋李杜得三百篇之遺，而韓歐得辭達之旨也。不特文字爲然，古今詩文之家，類多無行。至李杜韓歐，則俱信爲端人良以文章所在，皆道之所在，而非徒辭句聲律之爲沾沾，故

鮮以爲今之學者。苟欲學爲文章。亦學道而已。道足於已。而發爲文章。則於詩必爲李杜。於文必爲韓歐。卽於制義必爲王唐瞿薛。而其立身制行。則又爲周張程朱。昔人有言。其人不雜。其文不雜。其言不雜。則爲醇儒矣。豈非古今來有數人物。參天地。關盛衰者乎。奈何今之學者。不此之務。而徒取青僵白蠅。聲蚓竊。爭一句之巧。矜一字之工。其或流爲隱怪者。絕去仁義中正之言。務爲誕謾虛無之說。昏迷墊溺。自謂

高明試思四書五經中會有一言與彼教相近否耶。又從來聖賢相傳光明正大中和平易會有如彼教之飾智驚愚否耶。世俗不察往往墮其雲霧而號稱賢知者。又箋經釋疏樂爲前驅後生不讀聖賢之書不聞正論而目浸潤於邪說其不去人倫滅天理流爲異類者幾希矣。故鱗以爲人心之不明文章之不純皆由於學術之不正五子之輯所以使人知學問之要而學術之不正者多由賢智者汨沒於二氏之

斂故又以其餘意作是篇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先儒之語豈無謂哉

能鱗識

朱陸異同說

人同心也心同理也苟非下愚其聰明才智豈遽遙於人者但同是聰明同是才智正用之其究必歸於正悞用之其始已墮於偏殆墮於偏而不覺其非又恐人之議其後也故寧執始學之悞爭勝是非而一時頗僻之徒復喜爲新奇便易之說轉相師習世道人心因之蠱壞此非聰明才智之禍更什伯於下愚者哉如朱陸異同前人辨之已詳何容復贅但鱗謬

輯五子一書區區苦心不唯欲世之宗異端者廢然  
知返卽世之宗理學者本末源流尤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豈不足貴但此爲孩提之童  
未嘗學問者發耳吾儒自入學以來格物致知皆從  
平實地上真積力踐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若云不  
假脩爲合下便是孔子何以言時習言克復子思子  
何以言戒慎恐懼耶夫格致工夫莫先居敬居敬之

道莫先主一積累漸摩自覺煩苦聞有一術焉簡而易從則相與尤而效之然天下之事物無窮其理亦難執一勢有常變法有經權譬如忠孝難以兩全必求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自非聰明才智之人不可而苟無學術以濟之伍員王陵其得謂之善全否耶象山之學但守一心故以涵養爲主翁以省察爲奴婢甚至以粗惡之性皆認爲此心妙理正如禪家者流冥心求悟不落言詮此朱子所云大段粗暴深似告

子者也至王陽明獨提良知二字空諸所有益爲禪家立赤幟可與大學之道同年而語哉若朱子一生學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靜而虛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教人必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以爲不先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究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

經綸大經而論天下之事垂萬世之則也哉觀其所與象山論質諸書初如旗鼓互陳終能折服其心自云力弱不能謹於幾微此本末源流之辨朱子所能上接孔孟之傳而下廣濂洛諸儒之教也雖然象山之病止任一己之私至於持守此心堅凝強固用力特勤學者不察其用力之勤而但祖其合下便是之說其流至於空虛寂滅陷入異端而不自覺其不爲象山罪人者幾希烏乎佛老之害彰明較著儒者猶

得以正言距之至號爲吾儒浸淫異教如父捍敵於外而子納款於內滅人倫而絕天理豈不哀哉讀五子之書源流本末釐然具陳千古來聖聖相傳之統如日中天雖與六經並垂可也而或棄而不講豈其聰明才智有獨勝耶是誠可哀也已

能鱗識